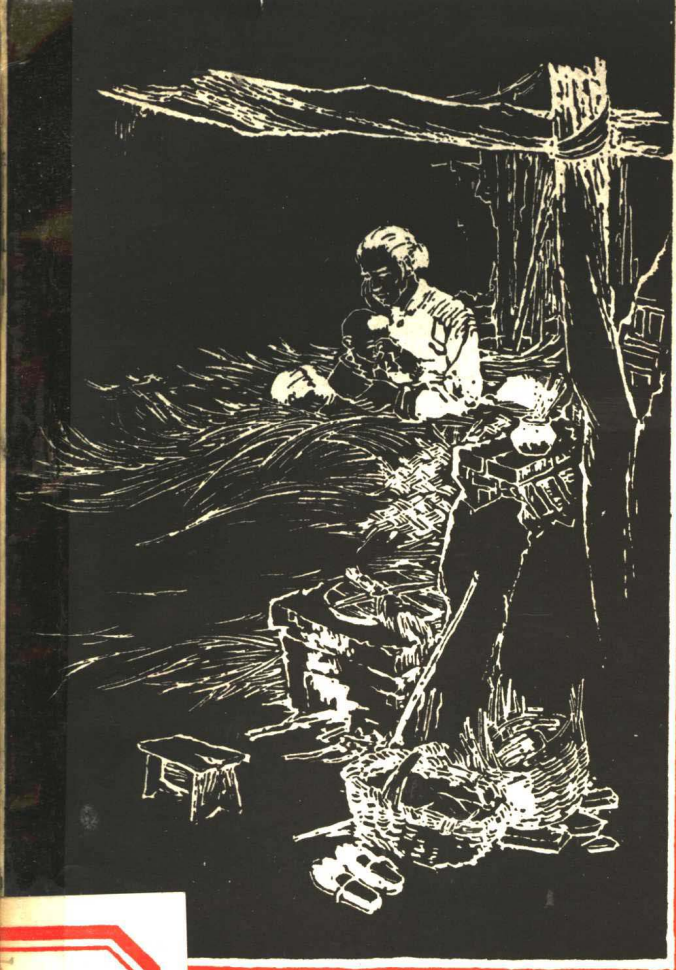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往日血泪

WANGRI XUELEI

往 日 血 泪

青海人民出版社编

青 海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九六五年 西宁

往日血泪

青海人民出版社編

*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青海印刷厂印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2·40,000字

1965年11月第1版 1965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—121,100

*

统一书号: 3097·308

定 价: (2)0.15元

編者的話

为了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为了向广大群众、特别是青年进行阶级教育，我們特編輯一套劳动人民家史。这集家史，記載了万恶的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、剝削、欺凌和詭詐的事实，以及劳动人民不堪忍受牛馬不如的生活所进行的反抗斗争。

对于劳动人民的家史讀物，我們每个革命干部、革命人民都应經常学习。劳动人民和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人学习它，会爱憎分明不忘本，永跟党走不变心；剝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学习它，可以更好地改造自己，与剝削家庭划清政治、思想界线，从而做彻底的革命派。

編輯家史讀物，对我们說还是一项較新的工作。我們热望广大群众給予支持，积极来稿，并把讀过本书的意见和想法告訴我們，协助我們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。

目 录

从奴隶到主人.....史 新 (1)

· 湟中县寺台公社新安大队贫农米卓玛家史

一双要命的袜子.....石 尚 (9)

贫农沈寿保家史

狠心的阿舅.....湟中县上五庄公社
拉 目 台 大 队 贫农薛洪福 (15)

我家在旧社会的遭遇.....湟中县三合公社
东 村 大 队 贫农张生妹 (22)

血和泪写成的历史.....洪 九 (28)

湟中县洪水泉公社韭菜沟大队

贫农王贵安家史

苦难的岁月.....湟中县寺台公社
仲 家 大 队 贫农陈启金 (34)

永难忘记的血泪生活...湟中县石灰窑公社
下 法 台 大 队 贫农李成珠 (40)

血泪春秋.....张 博 (47)

贫农安秀英

从奴隶到主人

湟中县寺台公社新安

大队贫农米卓玛家史

史 新

在湟中县寺台公社新安大队，人们一提起副大队长米卓玛，都称赞她“立场坚定，爱憎分明；大公无私，热爱集体，始终和党一条心”。米卓玛为什么在群众中享有这样高的威信呢？她对党对集体为什么那样的热爱呢？水有源，树有根，话须从头说起。

米卓玛童年的时候，全家有九口人，当时她家房无一间，地无一片。她阿大年老多病，不能劳动，全家人的生活重担，全落在她阿妈一人身上。在那黑暗的旧社会里，一个年近四十的妇女，能有什么办法养活这样一大家人呢？除了她阿妈每天给地主扛活挣一点炒面外，就得靠米卓玛和八岁的大姐米则那到处挖野菜度日。

小姐妹俩常常是从这山到那山，从这岭到那岭，碰得好，多挖上一些，全家大小多吃一些；碰得不好，挖不上，全家只好挨饿。有一天，米卓玛姐妹从山上挖野菜回来，路过地主裴荣邦的庄稼地，正好被裴荣邦看见。地主面带杀气，

恶狠狠地把黄眼珠子一瞪，用木棍捣着米卓玛的菜篮子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跑到我地里弄啥？要来偷青！”说着就揪住米卓玛的头发，用木棍不分上下地毒打起来。姐姐米则那拦不住地主行兇，只能向人家苦苦求饶，但狠心的地主哪里肯放手？直打得米卓玛鼻口出血，才停下手来。地主用木棍指着米卓玛的鼻子恶狠狠地说：“今天饶了你，往后再到我的地里来，非砸断你的腿不可！”回家后，阿妈见女儿满脸伤痕，鼻口出血，一只破袖子也扯不见了，伤心地抚摸着女儿的头说：“唉，这个世道，哪有穷人活的路呀！”

冬天，穷人最难熬。有一年，因为付不起房租，全家人无处安身，米卓玛的阿妈不知给地主说了多少好话，地主才答应让她全家在草房暂时住下，条件是开春以后全家得给他干活。白天一家人靠烤火取暖，晚上全家大小仅凭她阿爸的一件破皮袄和她阿妈的一件破褐衫御寒。姐妹七八人象鸡娃似地偎在阿妈的身边。刺骨的寒风，吹进四面通风的草房里来，冻得全家大小缩成一团。一会儿这个喊“阿妈我冷”，一会儿那个叫“阿妈我冻”。她阿妈抑制住内心的痛苦，对孩子们说：“阿妈这一辈子就这样下去了，你们快快长大吧，长大找到了婆家就有穿有盖的了。”

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米卓玛的姐姐米则那已经是个十八岁的大姑娘了。她看到全家实在无法活下去，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，心里暗暗定了离家的主意。一天，米则那见阿妈从地主家里回来，猛扑上前抱着阿妈痛哭起来，阿妈惊异地问道：“丫头，你阿么了？”大姐沉痛地回答：“阿妈，我长大了，能养活自己了，我不能眼看着把你累死，把弟弟妹妹们饿死。我要到外边去找条生路，帮助家里解决一些困

难。”阿妈明白了女儿的心思，她紧紧地搂住了女儿，哭着说：“是妈不好，妈……实话没办法……。”她阿妈终于忍受着痛苦，让女儿离开了自己。后来才知道米则那讨饭到了贵德，给一家姓莫的当了媳妇。

尽管她大姐离开了家，但生活还是越来越困难。后来，狠心的地主见她阿妈年纪大了，干不了重活，就把她阿妈赶出了门。这时，米卓玛已长到十六岁了。虽有不少人家上门为米卓玛说亲，可阿妈舍不得女儿，女儿也不忍丢下年迈的阿妈，所以，都被婉言谢绝了。母女们没有别的生路，只好靠乞讨度日。一天，米卓玛随阿妈讨饭到几十里外的松多村。晚上睡在一个财主的门口。天亮时，财主从院里走出来，他先是瞪着眼睛，把米卓玛全身上下打量了一会，接着对米卓玛的阿妈奸笑着说：“看这个丫头还机灵，就留下给我挡羊吧。我一年给你二升炒面。”她阿妈看看财主，又看看女儿，心里拿不定主意。最后还是为了让女儿有个吃饭的地方，就决定把米卓玛留下了。临别时，她阿妈向财主请求道：“丫头太笨，干不了重活，以后还请尔多照应些。”说罢，又抚摸着女儿的头，对仰起脸的米卓玛叮嘱道：“丫头，你就留下吧，好歹能混碗饭吃，总比饿死在家里强，过几年阿妈有办法，接你回去。”女儿明白阿妈的心情，轻轻地地点了点头。当阿妈接过两升预支的炒面时，眼泪夺眶而出，一时多少要说的话，反而说不出来，只好背过身走了。就这样，为了生活，两升炒面使亲骨肉分离了。

从这天开始，十六岁的米卓玛，拿起了牧鞭，开始了奴隶生活。她一个人要放一百四十头牛。天不亮就赶牛出去，天黑了才赶牛归来，夜晚就睡在牛棚里，天冷了就偎在牛身

上取暖。不论刮风下雨，冬寒夏暑，每日每夜都是如此。当时米卓玛的身上，除了一件穿了多少年的破皮袄，什么也没有。白天穿着它，晚上盖着它，如果遇上下雨，就只好淋个透湿。冬天下雪时，就用破布、羊毛把脚包起来。白天饿一天，晚上回来吃的是财主的剩饭。

米卓玛到财主家的第二年秋季，有一天，她照旧把牛赶上高山，不多时，起了漫天大雾，白茫茫一片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傍晚，大雾仍不消散，天黑了牛群也看不见了。找不到牛群，回去怎样向财主交待呢？急得她浑身直冒汗，山上山下，沟里沟外，到处奔跑呼喊。腿跌坏了，脸也划破了，嗓子喊哑了，但牛群仍然没有踪影。找不到牛，却又偏偏遇上了恶狼，恶狼嚎叫着向米卓玛扑来。米卓玛一面用石头驱赶着狼，一面大声哭喊：“阿妈，快来救救我吧！”突然，恶狼咬住了米卓玛的皮袄，猛一拉，皮袄被撕去一大块。她什么也顾不得了，就拼命地跑下山来。刚踏进财主的大门，财主就问：“今天阿妈回来这么晚？牛到哪里去了？”米卓玛只是低头战慄，不敢回答。狠心的财主知道牛群跑丢了，就照着米卓玛猛踢了几脚，米卓玛当时就昏倒在地。半天，米卓玛才苏醒过来，耳边还听见财主在骂：“×妈妈的，我的炒面叫你白吃了？找不到牛，我要你的命！”米卓玛忍疼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擦了擦脸上的血迹，跌跌撞撞地走出了财主的大门。这时，她才感到又累又饿，四肢无力。她想：穷人受人欺侮是命里注定的吗？他真想寻短见。但当她想起受苦的阿妈和可怜的弟弟、妹妹时，又鼓起了活下去的勇气，忍受着饥饿和痛苦，一拐一瘸地爬上山坡，又找了一天，总算找到了牛群。

米卓玛实在忍受不了地主的虐待，一天夜里设法逃出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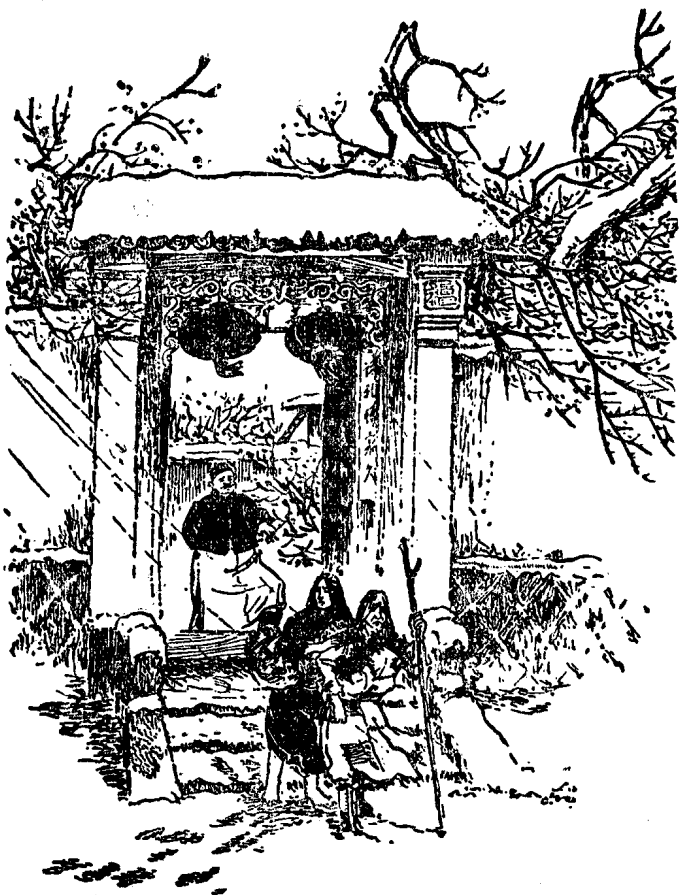
“虎口”。回到家里，母女二人抱头痛哭。米卓玛哭着说：“阿妈，我再也不离开你了。”第二天，米卓玛提着破罐子，仍旧过着乞讨的生活。

米卓玛十七岁的时候，她姑母的独生子扎喜，已经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，可扎喜是娶不起媳妇的穷汉子。于是，米卓玛和扎喜就结成了患难夫妻。结婚时，炕上连一块毡也没有，扎喜把皮袄袖子剪下来，做了一条裤子；米卓玛仍旧穿着一件破长衫。这一对新婚夫妻的家里，只有一口破锅，连吃饭用的筷子还得临时找柴棒棒哩！

米卓玛跟着丈夫到地主家当长工，依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几年后，他们已经有了一儿一女。尽管米卓玛和她的丈夫都是劳动能手，但两个人为地主卖命的结果，仅能勉强养活自己。家里人的生活仍无着落，孩子们只得由婆婆领着去沿门乞讨。

大年三十地主家杀猪宰羊，请客过节，热闹得很。劳累了一年的米卓玛，晚上还得给地主看门守夜。地主为了夸耀自己的富有，半夜在院子里烧起一堆大火，将成堆的大豆、玉麦投进火里。米卓玛眼看自己熬尽心血种出的粮食白白被烧掉，内心充满了愤怒。到了大年初一，天下着大雪，可是米卓玛的家里，连一颗粮、一根柴也没有，米卓玛和婆婆只好冒着大雪出去讨饭。当婆媳二人来到一家贴着红对联、挂着大红灯的地主门前时，一个身穿马褂，胖得象个狗熊的地主看见她们，就破口大骂：“大年初一遇上你们这些穷鬼，真不吉利，快给我滚开！”婆媳二人冒雪顶寒，要到天黑，才提着半罐子剩馍馍回了家。

难忘的一九四九年，毛主席的队伍来到了青海，米卓玛



米卓玛和婆婆走到了地主门口，地主见了就大骂：“大年初一遇上这些穷鬼，真不吉利，快滚开！”

的全家才见到了天日，彻底翻了身。受过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压迫的米卓玛，对地主阶级有着无比的仇恨。在斗争地主分田地的革命运动中，米卓玛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。

在分配胜利果实的时候，群众一致认为米卓玛是苦水里泡大的人，同意给她多分些东西，在一个大面柜、一个大簸箕和一个花炕桌上，写上米卓玛的名字。在斗争中提高了阶级觉悟的米卓玛，看到那些写着自己名字的家具时，激动得很久没有说话。但是，她没把分给她的东西往自己家里搬，而是把面柜、簸箕、炕桌上的名字全部擦掉，写上了全村最苦最穷而又无依无靠的老爷爷的名字。当天，米卓玛亲手把这些东西送到了老爷爷的家里。米卓玛的行动深深感动了群众，同时也取得了广大群众的尊敬和信任。

土改后米卓玛先后被选为妇女主任，治安组长等职。她没有辜负群众的信任，在工作中，总是积极主动，带头苦干。在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中，由于米卓玛支前任务完成得出色，被选为县的支前模范。以后，在农村组织互助组、初级社、高级社和建立人民公社的整个时期中，她一直走在前面。就在初级社转高级社的时候，米卓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米卓玛深深地知道，今天的幸福生活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，是共产党、毛主席正确领导的结果。她时时不忘阶级斗争。她把对党的感激和对阶级敌人的仇恨，全部溶化在热爱集体、大办农业中去。她虽然担任不少社会工作，但对集体生产从未放松过。随着集体经济的不断发展，米卓玛一家的生活有了显著的变化和提高。

常言道：“不受昔日苦，不知今日甜。”为使两个孩子永远不忘本，米卓玛常常给孩子们讲自己过去所受的苦，讲今天

的幸福生活。虽然她家生活比较宽裕，但在吃穿方面，还是精打细算，从不铺张浪费。米卓玛的家里至今还保存着用了二百多年的破锅。有时孩子们问：“阿妈，这个破锅有啥用？”她总是向孩子们解释：“这个破锅跟咱家四辈人过了苦日子，留着它，让它时刻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过去，不要忘了本。”

一双要命的袜子

貧农沈寿保家史

石 尚

一双粗毛线织的袜子，在今天来说，好的也不过值一元多錢，穿这种袜子的人也不少，说起来实在算不了什么稀罕的东西。可是，在旧社会，在蒋马匪帮统治的时代，穷人们是穿不上这种袜子的。渥中县石灰窑公社上庄大队沈寿保的一家，在旧社会就为了一双粗毛线袜子，被弄得倾家蕩产，家破人亡。

穷苦的家庭

一九三〇年，沈寿保的父亲因为貧病交迫，终于去世了。留下的妻子和儿女七口人，生活更加困难了。为了活命，沈寿保的阿妈不得不将十三岁的大女儿沈开姐卖给人家当媳妇，换点吃穿度光阴。一个几口人的家庭，靠卖一个女儿的錢能过多长时间呢？没有办法，第二年又将第二个不满十三岁的女儿沈秀莲也卖了。紧接着，将第三个女儿沈秀英也卖了。三个女儿都卖了，再卖啥呢？最后，生活实在没办法挨下去了，沈寿保的阿妈就把寿保的哥哥叫到自己跟前说：

“朶奴子（沈寿保哥哥的乳名），你阿大已经歿了几年了，我一个妇道人家拉上你们兄弟几个，没吃没穿阿么过得下去呀！为了活命，我已托人说好，你到下庄有钱户马应成家去挡羊。一来给家里挣点粮食吃，二来人家还给你一件坎夹、两双罗提。”说到这里，寿保的阿妈伤心地流下了眼泪，接着又说：“娃呀，不是我心狠要这样做，这实在是没有别的路可走。”寿保的哥哥当时虽才十六岁，可是他生在穷人家，懂得穷人的苦，二话没说，扑在阿妈怀里哭着点头答应了。

农历正月，山上满披白雪，山谷中冷风呼啸。一天清晨，寿保的哥哥披着一件破烂的、没有了毛的獐狍皮袄，战战兢兢象进閻王殿一样，来到了地主马应成家，开始了奴隶的生活。俗话说：“黄连苦，苦不过穷人的苦。”寿保的哥哥来到马应成家，白天挡羊，晚上没铺没盖就和羊一块睡觉，吃的饭就和猪狗食一样。

有一天，地主马应成对寿保的哥哥说：“朶奴子，今年我挖金子的人不够，明天给我挖金子去！”给人家扛活，怎敢不听人家的话？第二天，寿保哥哥就跟上地主的二儿子赖羔子出发了。走了一个多月，才到了一个叫“星星海”的金场。一到金场，就开始了牛马般的劳动。早上日不出就要上工，晚上星不满天不吃饭。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，真是：

“一日无事打三顿，三日九顿不离身。”一些年老的人，因吃不上饭身体弱，干不动活，就被活活地打死或折磨死。在金场劳动象牛马一样，吃的却是猪狗食。金掌柜为了多挣钱，不给沙娃吃面，每天只让每人喝九两染布籽做的拌汤。

就这样，朶奴子在金场里度日如年地过了整一年，侥倖

地留下了一条性命回家。

五十块白洋的来由

回到家里不久，一天，沈寿保兄弟俩和阿妈正在院子里商议当年的光阴阿么过。忽然，一阵马蹄声由远而近向他们家里传来，接着从门外撞进两个手提马鞭的人。他们一见寿保的哥哥就说：“彘奴子，怎么还不上工来！”寿保他阿妈一看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原来这两个人不是别人，就是地主马应成的两个儿子——赛羔子和赖羔子。寿保的哥哥听地主的儿子叫自己去上工，一时弄得莫明其妙，就对赖羔子说：

“我给你挖了一年金子，说定你给我一件坎夹、两双罗提，实际上你只给了我一件坎夹、一双罗提，另一双罗提你用一双袜子顶了，我再没短你的钱，还给你做啥活？”赖羔子狗眼一瞪说：“哼！穷光蛋，我给你的袜子是用四钱金子买的，你做了一年活就顶完了？做梦娶媳妇，净想好事。”说完上前一步，抓住寿保哥哥的衣领就要拉上走。寿保的阿妈见人家要把彘奴子拉上走，急忙抓住儿子不放。赖羔子见寿保的阿妈拉住儿子不让走，过去照老阿奶胸部就是一脚，把寿保的阿妈踢倒在地。

被踢倒在地的阿妈想：在这吃人的社会里，路虽多哪有穷人的路，地虽大哪有穷人安身之地？还是让儿子跟人家走吧！但她又忽然想起了彘奴子给自己讲过的一件事：

去年同儿子一起去金场里挖金子的沙娃中，有两个人，一个叫马达五，一个叫彘拜郎郎，他们也是几辈受苦的穷人。这两个人在挖金子的过程中，金掌柜赖羔子不给吃、不给穿，还经常打骂，几个月以后，这两个人被折磨的人不象人，

鬼不象鬼。赖羔子见这两人干不下活，便加倍的折磨，过来一顿皮鞭，过去一顿马棒，打得马达五和尕拜郎郎遍体鳞



寿保的阿妈见人要把儿子拉走，急忙上前抓住儿子不放，赖羔子过去照胸口就是一脚，把她踢倒在地，